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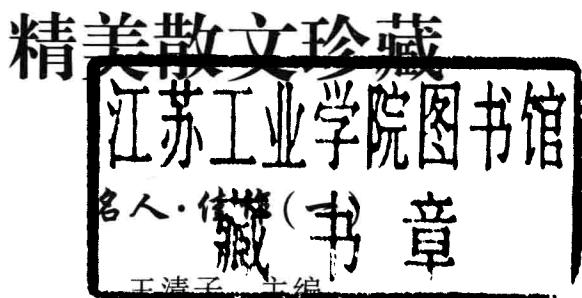
中国现当代文学名家经典

精美散文珍藏 名人·佳作 (一)

主編：王清子
新疆人民出版社

JingMei Sanwen Zhencang

中国现当代文学名家经典



新疆人民出版社

目 录

人生像一首诗

荷塘月色	朱自清	2
我所知道的康桥	徐志摩	5
读书与看书	林语堂	14
猪	梁实秋	16
我的梦,我的青春!	郁达夫	19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朱自清	24
黄昏和黎明	泰戈尔	32
鹭鸶	郭沫若	34
论解嘲	林语堂	35
泪与笑	梁遇春	37
冬阳童年骆驼队	林海音	41
主角	三毛	44
人生像一首诗	林语堂	45
趵突泉的欣赏	老舍	47
献曝	老舍	49
保存自己的特色	罗兰	51

生命的颂歌	郭小川	54
回首的意义	敖昊天	58
流星	谢冰莹	60

月朦胧，鸟朦胧

小丑	屠格洛夫	66
背影	三毛	68
生命的路	鲁迅	77
月朦胧，鸟朦胧	朱自清	79
教训与启示	傅雷	81
想飞	徐志摩	82
小溪	杨沫	86
浪之歌	纪伯伦	88
笑	罗兰	90
内外	瞿秋白	93
爱眉小札之一	徐志摩	94
月下	沈从文	97
秋	徐志摩	100
只为今天	卡耐基	112
理想与幸福	奥斯特洛夫斯基	114
伟大的渴望	尼采	116
生命的炸药	马尔腾	119
你将听到蠢人的评判	普希金	121

人在旅途

你变了吗？	赵一	124
陪妻生产	袁鸢	127
往事如烟	三毛	131
泰山日出	徐志摩	135
心境卫生	刘兆林	137
五四断想	闻一多	141
喜欢	邓皓	143
自由	罗曼·罗兰	144
人在旅途	祝勇	146
拿得起·放得下	罗兰	147
激流总序	巴金	149
沙漠观浴记	三毛	151
一团矛盾	林语堂	159
幸福之杯	胡笳	164
黄昏	茅盾	166
转换心灵素质	陈明发	168
大地震颤溶入我的心律	泰戈尔	171
自尊无价	李长胜	173
海滩上种花	徐志摩	174
秋夜	鲁迅	181
苦难与天才	梦萌	183

石头下面的一颗心	雨果 185
----------------	--------

明日又天涯

何必忙着为自己解释	颖启 188
生命的五种恩赐	马克·吐温 190
好好活着,好吗?	师川 193
忙使生命充实	梁凤仪 196
只要你在不停地走	魏峰 198
一点不能再浪费光阴了	卢梭 200
与自己相处	刘敏 203
爱和信任	三毛 205
对话	屠格涅夫 209
青春的呼唤	列夫·托尔斯泰 211
风筝	鲁迅 212
生	许地山 215
人生偶得	罗兰 216
小麻雀	老舍 218
创造宣言	陶行知 221
绿	朱自清 224
明日又天涯	三毛 226
农家	黑塞 229
牵牛花	叶圣陶 231
给我的孩子们	丰子恺 2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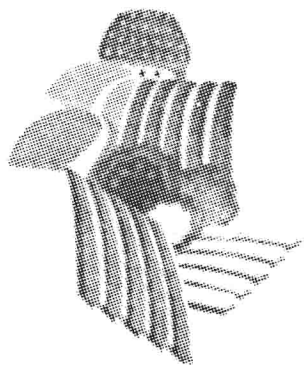
理想中的女性	林语堂	237
海燕	高尔基	241
匆匆	朱自清	243
离乡回乡	三毛	245

快乐小语

做人要有位置感	刘继青	250
往事	冰心	252
树犹如此	梁实秋	254
江南的冬景	郁达夫	257
快乐小语	罗兰	261
虚荣的紫罗兰	纪伯伦	263
我要笑遍世界	奥格·曼狄诺	267
寂寞的感觉	罗兰	270
脚走出来的路	泰戈尔	272
黄昏的故事	三毛	274
雨	沈从文	281
故乡的野菜	周作人	284
故都的秋	郁达夫	286
苏州园林	叶圣陶	289
秋天的况味	林语堂	292
感情小语	罗兰	294
腊八粥	冰心	295

一定去海边	三毛 297
人生自然的节奏	林语堂 304
新年试笔	冰心 306
画虎	朱湘 308
新生	鲁迅 310

人生像一首诗



人生读来就像一首诗。它有其自己的韵律和拍子,也有其生长和腐坏的内在周期,朋友们,用心去体验吧!

荷塘月色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
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
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
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
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
又如刚出浴的美人。

朱自清

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今晚在院子里坐着乘凉，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在这满月的光里，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月亮渐渐地升高了，墙外马路上孩子们的欢笑，已经听不见了；妻在屋里拍着闰儿，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我悄悄地披了大衫，带上门出去。

沿着荷塘，是一条曲折的小煤屑路。这是一条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夜晚更加寂寞。荷塘四面，长着许多树，蓊蓊郁郁的。路的一旁，是些杨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树。没有月光的晚上，这路上阴森森的，有些怕人。今晚却很好，虽然月光也还是淡淡的。

路上只我一个人，背着手踱着。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世界里。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这是独处的妙处，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

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

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像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地挨着，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叶子底下是脉脉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

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的。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峭楞楞如鬼一般；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情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

荷塘的四面，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树，而杨柳最多。这些树将一片荷塘重重围住；只在小路一旁，漏着几段空隙，像是特为月光留下的。树色一例是阴阴的，乍看像一团烟雾；但杨柳的丰姿，便在烟雾里也辨得出。树梢上隐隐约约的是一带远山，只有些大意罢了。树缝里也漏着一两点路灯光，没精打采的，是渴睡人的眼。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但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忽然想起采莲的事情来了。采莲是江南的旧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时为盛；从诗歌里可以约略知道。采莲的是少年的女子，她们是荡着小船，唱着艳歌去的。采莲人不用说很多，还有看采莲的人。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也是一个风流的季节。梁元帝《采莲赋》里说得好：

移而藻挂，船欲动而萍开。尔其纤腰束素，迁延顾步；夏始春余，叶嫩花初，恐沾裳而浅笑，畏倾船而敛裾。

可见当时嬉游的光景了。这真是有趣的事，可惜我们现在早已无福消受了。

于是又记起《西洲曲》里的句子：

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

今晚若有采莲人，这儿的莲花也算得“过人头”了：只不见一些流水的影子，是不行的。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这样想着，猛一抬头，不觉已是自己的门前；轻轻地推门进去，什么声息也没有，妻已睡熟好久了。



我所知道的康桥

但不满意的生活大都是由于自取的。我是一个生命的信仰者，我信生活决不是我们大多数人仅仅从自身经验推得的那样暗惨。我们的痛根是在“忘本”。

徐志摩

(一)

我这一生的周折，大都寻得出感情的线索。不论别的，单说求学。我到英国是为要从罗素。罗素来中国时，我已经在美国。他那不确的死耗传到的时候，我真的出眼泪不够，还做悼诗来了。他没有死，我自然高兴。我摆脱了哥伦比亚大博士衔的引诱，买船票过大西洋，想跟这位二十世纪的福祿泰尔认真念一点书去。谁知一到英国才知道事情变样了：一为他在战时主张和平，二为他离婚，罗素叫康桥给除名了，他原来是Trinity College的fellow，这样一来他的fellowship也给取消了。他回英国后就在伦敦住下，夫妻两人卖文章过日子。因此我也不曾遂我从学的始愿。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里混了半年，正感到闷想换路走的时候，我认识了狄更生先生。狄更生——Galsworthy lowes Diekinson——是一个有名的作者，他的《一个中国人通信》(Letters form Chinaman)与“一个现代聚餐谈话”(A Modem Symposiurm)两本小册子早得了我的景仰。我第一次会着他是在伦敦国际联盟协会席上，那天林宗孟先生演说，他做主席；第二次是在宗孟寓里

吃茶,有他。以后我常到他家里去。他看出我的烦闷,劝我到康桥去,他自己是王家学院(Kings College)的fellow。我就写信去问两个学院,回信都说学院早满了,随后还是狄更生先生替我去在他的学院里说好了,给我一个特别生的资格,随意选科听讲。从此黑方巾、黑披袍的风光也被我占着了。初起我在离康桥六英里的乡下叫沙士顿地方租了几间小屋住下,同居的有我从前的夫人张幼仪女士与郭虞裳君。每天一早我坐街车(有时自行车)上学,到晚回家。这样的生活过了一个春,但我在康桥还只是个陌生人,谁都不认识,康桥的生活,可以说完全不曾尝着,我知道的只是一个图书馆,几个课室,和三两个吃便宜饭的茶食铺子。狄更生常在伦敦或是大陆上,所以也不常见他。那年的秋季我一个人回到康桥,整整有一学年,那时我才有机会接近真正的康桥生活,同时我也慢慢的“发现”了康桥。我不曾知道过更大的愉快。

(二)

“单独”是一个耐寻味的现象。我有时想它是任何发现的第一个条件。你要发现你的朋友们的“真”,你得有与他单独的机会,你要发现你自己的真,你得给你自己一个单独的机会。你要发现一个地方(地方一样有灵性),你也得有单独玩的机会。我们这一辈子,认真说,能认识几个人?能认识几个地方?我们都是太匆忙,太没有单独的机会。说实话,我连我的本乡都没有什么了解。康桥我要算是有相当交情的,再次许只有新认识的翡冷翠了。啊,那些清晨,那些黄昏,我一个人发痴似的在康桥!绝对的单独。

但一个人要写他最心爱的对象,不论是人是地,是多么使他为难的一个工作?你怕,你怕描坏了它,你怕说过分了恼了它,你怕说太谨慎辜负了它。我现在想写康桥,也正是这样的心理,我不会写,我就知道这回是写不好的——况且又是临时逼出来的事情。但我却不能不写,上期预告已经出去了。我想勉强分两节

写：一是我所知道的康桥的天然景色；一是我所知道的康桥的学生生活。我今晚只能极简的写些，等以后有兴时会再补。

(三)

康桥的灵性全在一条河上；康河，我敢说是全世界最秀丽的一条河。河的名字是葛兰大(Granta)，也有叫康河(River Cam)的，也许有上下流的区别，我不甚清楚。河身多的是曲折，上游是有名的拜伦潭——“Byron, Pool”——当年拜伦常在那里玩的；有一个老村子叫格兰赛斯德，有一个果子园，你可以躺在累累的桃李树荫下吃茶，花果会掉入你的茶杯，小雀子会到你桌上来啄食，那真是别有一番天地。这是上游。下游是从赛斯德顿下去，河面展开，那是春夏间竞舟的场所。上下河分界处有一个坝筑，水流急得很，在星光下听水声，听近村晚钟声，听河畔倦牛刍草声，是我康桥经验中最神秘的一种。大自然的优美、宁静、调谐在这星光与波光的默契中不期然的淹入了你的性灵。

但康河的精华是在它的中流，著名的“Backs”，这两岸是几个最蜚声的学院的建筑。从上面下来是Pembroke, St·Katharine's, ring's, Clare, Trinity, St·John's最令人留连的一节是克莱亚与王家学院的毗连处，克莱亚的秀丽紧邻着王家教堂(Kine's, Chapel)的宏伟。别的地方尽有更美更庄严的建筑，例如巴黎赛茵河的罗浮宫一带，威尼斯的利阿尔多大桥的两岸，翡冷翠维基乌大桥的周遭。但康桥的“Backs”自有它的特长，这不容易用一二个状词来概括，它那脱尽尘埃气的一种清澈秀逸的意境可说是超出了画图而化生了音乐的神味。再没有比这一群建筑更谐调更匀称的了！论画，可比的也许只有柯罗(Corot)的田野；论音乐，可比的也许只有萧班(Chopin)的夜曲。就这也不能给你依稀的印象，它给你的美感简直是神灵性的一种。

假如你站在王家学院桥边的那棵大菊树荫下眺望，右侧面，

隔着一大方浅草坪，是我们的校友居(fellowsbuilding)，那年代并不早，但它的妩媚也是不可掩的，它那苍白的石壁上春夏间满缀着艳色的蔷薇在和风中摇颤，往左是那教堂，森林似的尖阁不可挽的永远直指着天空；更左是克莱亚，啊，那不可信的玲珑的方庭，谁说这不是圣克莱亚(St, Clare)的化身，那一块石上不闪耀着她当年圣洁的精神？在克莱亚后背隐约可辨的是康桥最高贵最骄纵的三清学院(Trinity)，它那临河的图书楼上坐镇着拜伦神采惊人的雕像。

但这时你的注意早已叫克莱亚的三环洞桥魔术似的摄住。你见过西湖白堤上的西断桥不是（可怜他们早已叫代表近代丑恶精神的汽车公司给踩平了，现在它们跟着苍凉的雪峰永远辞别了人间）。你忘不了那桥上斑驳的苍苔，木栅的古色，与那桥拱下泄露的湖光与山色不是？克莱亚并没有那样体面的衬托，它也不比庐山栖贤寺旁的观音桥，上瞰五老的奇峰，下临深潭与飞瀑；它只是怯伶伶的一座三环洞的小桥，它那桥洞间也只掩映着细纹的波鳞与婆娑的树影，它那桥上栉比的小穿阑与阑顶上双双的白石球，也只是村姑子头上不夸张的香草与野花一类的装饰；但你凝神的看着，更凝神的看着，你再反省你的心境，看还有没有一丝屑的俗念沾滞？只要你审美的本能不曾泯灭时，这是你的机会实现纯粹美感的神奇！但你还得选你赏鉴的时辰。英国的天时与气候是走极端的。冬天是荒谬的坏，逢着连绵的雾盲天你一定不迟疑的甘愿进地狱本身去试试；春天（英国是几乎没有夏天的）是更荒谬的可爱，尤其是它那四五月间最和暖最艳丽的黄昏，那才真是寸寸黄金。在康河边上过一个黄昏是一服灵魂的补剂。啊！我那时蜜甜的单独，那时蜜甜的闲暇。一晚又一晚的，只见我出神似的倚在桥栏上向西天凝望——

看一回凝静的桥影，
数一数螺细的波纹，

我倚暖了石阑的青苔，
青苔凉透了我的心坎……
还有几句更笨重的仿佛那游丝似轻妙的情景：
难忘七月的黄昏，远树凝寂，
像墨泼的山形，衬出轻柔暝色，
密稠稠，七分鹅黄，三分枯绿，
那妙意只可去秋梦边缘捕捉；……

(四)

这河身的两岸都是四季常青最葱翠的草坪。从校友居的楼上望去，对岸草场上，不论早晚，永远有十数匹黄牛与白马，胫蹄没在恣蔓的草丛中，从容的在咬嚼，星星的黄花在风中摇荡，应和着它们尾鬃的扫拂。桥的两端有斜倚的垂柳与菊荫护住。水是澈底的清澄，深不足四尺，匀匀的长着长条的水草。这岸边的草坪又是我的爱宠，在清晨，在傍晚，我常去这天然的织锦上坐地，有时读书，有时看水；有时仰卧着看天空的行云，有时反扑着搂抱大地的温软。但河上的风流还不止两岸的秀丽。你得买船去玩。船不止一种；有普通的双桨划船，有轻快的薄皮舟(canoe)，有最别致的长形撑篙船(Punt)，最末的一种是别处不常有的：约莫有二丈长，三尺宽，你站直在船梢上用长竿撑着走的。这撑是一种技术。我手脚太蠢，始终不曾学会，你初起手尝试时，容易把船身横住在河中，东颤西撞的狼狈。英国人是不轻易开口笑人的，但是小心他们不出声的皱眉！也不知有多少次河中本来悠闲的秩序叫我这莽撞的外行给捣乱了。我真的始终不曾学会；每回我不服输跑去租船再试的时候，有一个白胡子的船家往往带讥讽的对我说：“先生，这撑船费劲，天热累人，还是拿个薄皮舟溜溜吧！”我哪里肯听话，长篙子一点就把船撑了开去。结果还是把河身一段段的腰斩了去。